



曾
~~139~~
~~23~~

14
139
23



門 1 曾 4
號 189
卷 20

睦仁舊傳

唐 陳鴻撰

唐睦仁舊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
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
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僅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
仁舊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
呼仁舊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遊仁舊即拜
之問公何人邪答曰晉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宏農人西
晉時爲別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舊問其國何在王何

睦仁舊傳

姓名答曰黃河已北總爲臨湖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
債是也其王卽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太山控攝
每月各使上相朝於太山是以數來過此與君相遇也
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橫苦唯
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禱從之景因
命其從驢常掌事以贈之遣隨禱行有事令先報之卽
爾所不知當來告我於是便別掌事恒隨逐如侍從者
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
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江濤於家教文本仁禱以此

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更語我有一事羞苦不得道既
與君交亦不能不備鬼神道亦有食然不能得飽常苦
饑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
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禱既告文本文本卽爲具饌
備設珍羞仁禱曰鬼不欲入人戶可於外水邊張幕設
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禱具景與兩客來
坐從百餘騎旣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
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禱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
問是何等物仁禱曰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黃金及絹

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黃色塗大錫作金以紙爲
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
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緡贈之景深嘉謝曰四睦生
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
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蒞遇病不其困篤而不起月餘問
常執事執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
因朝太山爲問消息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
人趙某爲太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
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蒞問計將安出景云君

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
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
得爲太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啟公
公許相用兄旣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未必當
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邪今文書已出不可復止願決
作來意無所疑也仁蒞憂懼病愈篤景謂仁蒞曰趙主
簿必欲致官君可自往太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
蒞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太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
其都所君往自當見之仁蒞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

數曰景又告仁禱曰文書欲成君所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仁禱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禱素不信佛意尚疑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禱曰卽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邪景曰君縣內幾戶仁禱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禱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萬戶之內有五品官幾人仁禱曰無又曰九品已上官幾人仁禱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

一人如君縣內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十如君縣內九品數十人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內囚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內課役戶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禱曰鬼有死乎曰然仁禱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禱曰道家童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被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太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若諸尚書若我輩因而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

此在存傳
四集
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由訴云宜盡理勿令枉
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
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禱又問佛法家修福何如
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
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
亦莫知其所所以然言畢即去仁禱一二日能起便愈交
本父卒還鄉里仁禱寄書曰鬼神定有貪誼往日欲郎
君飲食乃爾殷勤此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
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畧盡僕爲掌事所道如常

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
元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誥人云爾

柳毅傳

唐李朝威著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
 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
 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
 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神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
 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
 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
 媿避幸一聞焉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

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既而將訴於舅
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逮訪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
黜以至此言訖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
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札莫通心自斷盡無所
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承卜
將以爲可乎毅曰君義夫之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
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
行塵間寧可致意耶唯恐道途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
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

珍重不復言矣脫獲廻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既
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
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
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話倍託千萬無渝毅
曰敬聞命矣女遂於禱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
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
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
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

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迴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久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官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

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玻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久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太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陵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煖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听焉語畢俄而宮門開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

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既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溪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忍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心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孽孽使閨窗孺弱遠懼諾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

之幸被齒髮何敢負行詔甲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曰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惡錢塘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八耳昔堯遭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於此故錢塘之人日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

古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鍊章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
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什地
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久稍安乃獲自定因
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
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畫繾綣曰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
而祥風慶雨融_七恰恰幢節玲之簫韶以隨紅粧千萬
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一縠參差迥
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
烟蔽其左紫氣射其右杳疑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

曰涇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归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
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裳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
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
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達遠寬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
饗德懷恩詞不論心毅僞退辭謝俯仰唯_七然後廼告
兄曰向者辰苑_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
問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
因而獲免然而剛腸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

客愧惕慙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
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慙
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
帝靈聖諒其至寬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
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
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醴羅以甘潔初筵角鼙
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
陣樂旌鉞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
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

貫主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訴如慕坐客聽之不覺淚下
一舞既畢龍君大悅錫以純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
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
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
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負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
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
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
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雨雪維縵賴明公
兮引素書兮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

君歌闕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踉蹌而受爵飲訖復以
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
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
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
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
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瑣皆起進毅上辭謝
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
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
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

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
可羞者郊思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雪膏如不
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
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
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
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
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辱
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壤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鍊金
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益犯之

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簞
管方治新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
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立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
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
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
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
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
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等之
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

狂妄唐突高明退白循顧戾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
間可也其夕復惟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
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
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
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日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
當此席殊有歡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
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
以隨至其家而辞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

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鰥曠多感，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旣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其豐盛金陵之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人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音，事妻謂毅曰：「人世

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旣產踰月，乃穠飾換服，召毅於廉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經，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替。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

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杜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白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

錢塘逼迫之際唯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且以率肆胸臆醜酢紛綸唯道是圖不違避害然而將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振東無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

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觀洞庭。旣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十年，其邸第雖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厚，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晞晝長望，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相逼，乃有彩船，曰山馳來迎，問

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促至山下，攝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毛已黃，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久居人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

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百錢塘迅疾磊落
宜有承焉蝦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為
斯文

柳毅傳終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輯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
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
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
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而天空中獨語隣母忽失
朔累月暫歸母答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
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
水汚衣仍過虞泉瀨朔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

曰汝悉經何國朔曰見前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
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
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見騎虎而還
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
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
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
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
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
餘年目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朔既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
朔狎暱一日謂朔曰朕欲使愛辛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
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陶不能動帝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
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

要臣入雲轂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元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常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緇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純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吳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

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涇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如細珠風吹珠如玉声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五千歲一涇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

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竄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到此草爲蘇以塗明雲之觀夜坐此觀即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人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七門猶未掩臣於馬

上還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于頃種於九景山東二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秣馬馬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曰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七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日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青黃露盛以青琉璃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

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大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不備載。

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讀葛洪神仙傳，便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曰：「不以為遠年十七，與江數褚炫、劉俊為宋朝昇明四友，仕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厚。公卿祖之于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

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偽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干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谷迂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于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人

勝為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甫狂誕平叔坐譚空不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刻即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既中科累遷殿中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拒安祿山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尚書為御史唐實所構貶

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尚書又爲李輔國所譖貶蓬州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相元載惡之貶碭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旣見希烈方宜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刃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白作遺表墓誌祭文示

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爲吾吮血以給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旣死復收座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皆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

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令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人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見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省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服榛蕪一無所有

英雄傳

唐 雍陶撰

郭子儀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干公亦告諸將須臾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將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言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

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神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日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衆今構噓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無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民愛女方枚梳對鏡往往公麾下

將吏出鎖去及邸吏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列諫公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是興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千頌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頓鄭傲
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
峴之一柱竄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頽眞天子之爪
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
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二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
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滄
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
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
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
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
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殊也
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
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
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
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
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于公觀詩令召崔生
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
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幃幌奩匣
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
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
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己嬉
娛遂多以繒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細香
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
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爲相嘗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
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
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
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
曰公必不忍卽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
路以馬墜告先是說家有教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
者會擒得奸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
覩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靳一婢女

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侍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公爲姚相所構，外欲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指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以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日：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兼用夜明簾爲贊，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受友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且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

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矣。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子遺遂於近邑丐故衣，迺運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偶至湖斜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問及行日，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往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

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
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
衫謂之曰某卽書公親校也當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
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人自當致禍也寢不安席
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藉衣吏詣店稱
令公石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
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
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懽
悴卽命館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

曰黃娥可子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千貫與
偕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
與鄴侯真卿仙吏並傳

劍俠傳

唐 段成式著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
 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
 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為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
 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即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析地
 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即飛
 上樹化為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閒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擁

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一出年可十七八容免甚佳梳滿髻衣純素二人羅拜女不答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久聞君有妙技今煩二君奉屈喜得見可肯賜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

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驚恍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覓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空身乃人也以手撫士

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其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即處分從

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五發必中。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

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彌悉，在乃舉手捫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糲，壺上劊刀子十餘，以齋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齋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總十六七，碧衣長袖，皮

肉如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獲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盡矣鞭馱已矢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

待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
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
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
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車掉臂而去黎疑
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
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
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閣黎

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
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
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
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帝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
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
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
棍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
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

錄後傳
六
四集
日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
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
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
日復徃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
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
相合盧亦善爐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之南
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

論便繫唐笑曰某數十年學鍊師得此術豈可輕
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自秘不肯言盧因
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
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據臂胸
曰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
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
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
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
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

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白領取尼歟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請隱娘曰真說又恐不

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粟一粒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過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

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
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
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
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
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
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
未忍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
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
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

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
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
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
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
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
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
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
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九而斃鵲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過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

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王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蝶，潛入僕射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終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

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不体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天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回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江於潤州北
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
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
終。

田隱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

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
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
「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慮他變。」
一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決旬求捕，大懸
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
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二敬宏常蓄小僕，年甫
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宏與流輩於威遠

金何傳
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徃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旣而倏忽徃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冥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

須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卽非等閑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迷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

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
左右軍一歛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
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
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
彭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嘗敬宏而已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
者熟生是時爲干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
如玉性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
八鬢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兩
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振妓
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
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
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
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
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悅然凝思日不暇食
但吟詩曰悞到蓬山頂上游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淹深官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自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高金缸微明惟聞妙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
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
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
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
召人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
人擁旄道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
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鑑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
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
爲脫羶牢所願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

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
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
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
垣千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
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
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
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
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
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勸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
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
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勸磨勸遂持匕首飛出高垣
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
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
戰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勸賣
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

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
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
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乎立旣
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陸於溝瀆如此勤勤
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
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曰贏錢三百則
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
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

扁鑠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曰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疆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

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貨鬻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虬鬚叟

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

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遊處徧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山下月猶

殘。雪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曰：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揖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容，曰：祇今便爲取賢閣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爲難，實行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令身

百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及人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姦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墮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纜虬鬚亦無迹矣

